

集部

明文衡卷五十七

明 程敏政 編

傳

謝翺傳　　胡翰

謝翺字臯羽建寧人也家故饒於財父鑰居喪哀毁人稱其孝宋咸淳初翺試進士不第慨然求諸古以文章名家元兵取宋宋相文天祥亡走江上逾海至閩檄州

郡大舉勤王之師翺傾家貲率鄉兵數百人赴難遂叅軍事天祥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翺匿民間流離乆之間行抵勾越勾越多閥閱故大族而王監簿諸人方延致游士日以賦詠相娱樂翺時出所長諸公見者皆自以為不及不知其為天祥客也然終不自明且念乆不去人將虞我矣乃去而之越之南鄙依浦陽江方鳳時永康吴思齊亦依鳳居二人無變志又皆高年遂俱客吴氏里中得其餘日以自適一不問當世事翺嘗上會

猶循山左右窺祐思諸陵西走吳會東入鄞過蛟門臨大海所至歔欷流涕晚愛睦州山水浮七里瀨登嚴光釣臺北向舉酒以竹如意擊石歌曰䰟歸來兮何極䰟去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噣焉食歌已失聲哭人莫詰其誰何唯鳳與思齊深悲之初江瑞友吕居仁朱翌辟地白雲源源故方干所居在釣臺之南翺率其徒游焉顧即此為葬地作許劒録及翺居錢唐病革語其妻劉曰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劒之地鳳聞訃訖如

其言鳳字韶卿由太學生授容州教授治毛氏詩陳宜中當國禮下之命其二子大登小登受業焉同郡黄溍柳貫皆出其門好奬拔士有一善未嘗不與之進思齊字子善其學本之外祖陳亮用蔭補官攝嘉興丞數以書干宋臣用事者言賈似道毋喪不宜賜鹵簿責丈及翁顧忌爭不力猶不爭耳又言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去職宰相附貴戚塞言路如朝廷何思齊雖有寒疾耳聾遇事不以勢移不以貧屈自號全歸子云

嬀仲子曰翰以客浦陽望仙華寶掌諸山從搢紳學者問翶時事未嘗不喟然為之太息於是訪其論著之文翶有晞髮集鳳有嚴南集思齊有金歸集三家者惟翶集備焉其辭隱其指微大要類其行事是時元新有天下士大夫於宋事多諱言之鄞江任士林稱翶善哭如唐衢豈其情哉豈其情哉

王冕傳　　宋濂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

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土偶獰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為弟子學遂為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即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冕亦笑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為

府史晃罵曰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晃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慚晃屢應進士舉不中歎曰此童子羞為者吾可溺是哉竟棄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即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為狂奴北游燕都館秘書卿台哈布哈家台哈布哈薦以館職晃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

免游矣何以祿仕為即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死
灤陽唯兩幼女一僮留燕悵悵無所依冕知之不遠千
里走灤陽取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冕既歸越復大言
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冕為妄冕曰妄人非我誰
當為妄哉乃攜妻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
花千挑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為池種魚
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為梅花屋嘗倣周禮著書一
卷坐臥自隨秘不使人覩更深人寂輒挑燈朗諷既而

撫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吕事業不難致也嘗風日佳時操觚賦詩千百言不休皆鵬騫海怒讀者毛髮為聳人至不為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則食都不必辭謝善畫梅不減楊補之求者肩背相望以繒幅短長為得米之差人譏之冕曰吾藉是以養口體豈為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頹兵起一一如冕言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冕寘幕府授以諮議參軍一夕以病死冕狀貌魁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

君子惜之

史官曰予授學城南時見孟家言越有狂生當天大雪亦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曰適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簁穿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翥譁笑溢市中予甚疑其人訪識者問之即冕也冕真怪民哉馬不覂音奉駕不足以見其奇才冕亦類是夫

危孝子傳

臨海孝子危貞昉字孟陽事親以孝聞其父孝先洪武辛亥進士擢官麟游丞再遷陵川坐法謫役江浦縣貞昉時為郡學諸生聞之奔訴於郡守欲走代之守以其名隸學籍難其行貞昉號泣于庭曰人孰無父哉奈何獨沮於我也左右為之言獲如其請即日上道詣京師伏闕上疏曰臣父陵川丞孝先不幸絓吏議輸作大毋范氏春秋後踰九十旦旦念之恐染霜露之疾無以遂其菽水之忱終天之憾或及其身臣犬馬之齒方殷

願代父作勞使其歸養雖即死無恨聖天子以孝治天下惟哀矜焉疏奏上惻然從之貞昉乃解儒衣易短製欣然就役施施無難色然質體尩弱不勝負任之苦越七月病卒貞昉通周易兼能學唐人歌詩性剛直讀古忠孝事斂衽久之且曰使貞昉生其時亦當若是爾遇交友患難蹈湯火赴援不爲利害惑卒時年二十八聞者皆悲之爲說者曰父子體殊而氣同者也故古之孝子不以身自私非過激也宜也有如貞昉者詣闕上疏

欲代父受役毅然以死自誓唯知有父而不知有身其殆近於古之孝子者非耶嗚呼死生於人大矣貞昉之死於孝是有益於天衷民彝之重無愧於俯仰無慊於神明奚翅足矣他尚何説哉彼悖德犯上者亦曷嘗不死其死也如敗豚腐鼠人孰稱道之視吾貞昉則若威鳳之翔千仞可望而不可即得與失又為何如哉貞昉之名宜登國史以風厲四方余舊史官也特為立傳使秉直筆者他日有采焉

杜環小傳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侍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金陵一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環尤好學工書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今慶安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彼見母念允恭故必不遺棄母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

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人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鷺洲坊中門内有雙橘可辨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為而至於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溼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人無在者不足付又

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為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令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二父導之也願母無他思時兵後歲饑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返坐乃定環購布帛令妻為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其家人順其所為勿以困故輕慢與較母有痰疾環親為烹藥進匕

節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為太常賛禮郎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歳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為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紿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

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氣絶環具棺槨斂殯之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云環後為晉王府録事有名與余交

史官曰交友之道難矣翟公之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彼非過論也實有見於人情而云也人當意義相得時以身相許若無難事至事變勢窮不能蹈其所言而背去者多矣况死而能養其親乎吾觀杜環事雖古所稱義烈之士何以過而世俗恒謂今人不逮古人不亦

誣天下士也哉

蔣貞婦傳

蔣貞婦德新世居歙之黄山自幼莊靜父忠甫為之擇配鮮有當意者年二十有八始歸同郡羅宣明宣明鄂州刺史諸孫家法素謹貞婦奉尊章處先後咸成禮度中外稱之弗置至正壬辰蘄黄妖寇起破州郡屠劉人如刈草菅蔓延將至歙宣明散家貲募兵保障鄉井已而兵大集歙城陷官軍復者再三宣明功為多癸巳夏四

月元帥沙布迪音治歙城以宣明慷慨仗義俾分築一百三十尺宣明之家索於用兵其計無所從貞婦盡售奩中物相之宣明忘其憂乙未冬十二月祁門黟縣惡少年構浮梁劇盜來犯歙宣明謂貞婦曰我素負殺賊名賊必不貸我汝宜相從軍中如何貞婦曰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子獨不聞之乎妾有兄弟在香山砦柵頗可守妾往依之君努力自愛勿以妾為念也遂灑泣而别丙申春正月歙城復陷宣明請兵江浙行中書賊

聞宣明妻孥在香山攻之益力二月天雨雪寨破賊大肆焚掠初貞婦以宣明從征不忍茹酒肉至是炮炙行觴命左右醉飽以二子驢兒馬兒屬蒼頭奴詹竒詹勝賫曰事勢至此我誓不受辱一死決矣然不可使羅氏無後汝宜護二兒還主翁也言訖勝賫負驢兒出勝人挾馬兒繼之貞婦又繼之遇賊石崖上賊遂褫其衣貞婦力拒賊攫貞婦髮貞婦齧其臂爪其面出血罵曰死狗奴汝何不殺我賊怒斫其臂以刀舂之墜崖而死驢

兒見母死哭罵曰賊賊爭忍殺吾母他寇曰何等小物敢爾邪横槊刺其背死勝寶遁寄不勝怒執木戟擊傷數寇與勝人皆遇害日將夕寇退貞婦從姪蔣志道從積屍中緣崖下見貞婦屍如生傍有衣篋類有物窣窣然動啓視之馬兒在焉亟抱以歸宣明云

太史公曰喪亂之餘女婦以節著者有矣若歙之蔣氏何其烈哉夫以柔脆之身竟欲抗如虎之盜自非義激于中視死如歸其氣不如是之明也大抵故家遺俗詩

書之澤弗替宣明又能奮揚而飭導之使一門之內婦死於夫子死於母而一蒼頭之微亦能為其主捐軀此殆難以聲音笑貌為也然則宣明亦賢矣哉賢者宜有後篋中之兒所以能獲全於今也

考定伯夷傳

王褘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夷齊其謚也始墨胎氏父曰初字子朝（自伯夷名允以下據韓詩外傳呂氏春秋增入）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

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亂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自曰吾聞古之士以下據

（莊子增入）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太史公曰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

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槩見何哉此太史公將稱伯夷讓國之節故先述帝堯讓位之難及由光不受讓之義因以見由光雖義高其事見於經史而伯夷之節則賴孔子序列古名傳也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潔

行如此而餓死由是觀之怨邪非邪此衆孔子稱道伯夷之辭言其求仁得仁固若無怨然兄弟讓國乃至餓死莫能無怨乎葢言其若有怨所以明其實無怨也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顔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至若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絶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

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此引言顔子有德而早夭盜跖暴戾壽終又極言操行不軌者乃富厚累代公正發憤者反遇禍災所以反復致意於伯夷以讓國之賢而至於餓死也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貴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憑生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此言人之志善惡不同為善者因衆人之惡而愈見然則盜跖昌當為足重而伯夷雖餓死豈足為輕哉易曰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

作而萬物覩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末又申言為善者必待於聖人以著名而惡没世之後善名之不著所以深幸伯夷得孔子而名彰顏淵由附驥尾而行顯也

太史公伯夷傳自漢以來論者莫不稱其文章之奇偉萬喙一辭無異議者以予論之則有不然遷作史記體

制最正其列傳之體必首著名氏鄉里世系繼序行能功烈之始終而其末論斷之辭則别稱太史公曰云云以補所未備之事發所不盡之意觀乎老莊管晏申韓孫吳等傳為體皆然獨伯夷傳首述載籍博考等語次述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等語乃始及夷齊之事而遂以天道無親等語終之辭意不倫體制乖舛意者必有錯簡而後世承訛襲謬不以為非也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不過隨文生意曲為注解于竊病之因為考尋其

指意易置其文辭之先後而訂定之間復援據古說補其一二而頗加箋訓庶幾其體正而義明讀而習之者有所取法也或曰太史公之文至矣後學顧乃妄議而竊更之不已僭乎曰非然也予之考定是傳也實因其本文而更次第之曷有妄贅一辭哉且書之武成禮之大學既列為聖人之經而在先儒悉嘗更改則予於是而考定之乃所以成其美也而奚僭之為况乎史記本不完之書故褚少孫小司馬氏輒為之補益設以僭罪

予則於二人也其又將何尤庸志諸傳後以㑹覽者詳焉

熊孝子傳

熊孝子者名仁贍唐洪州海昏縣人也性至孝仕為左衛府参軍袁州宜春縣丞喪母奉柩而歸卜宅兆於縣西之歸義鄉而其地岡阜峻嶮喪轝莫能致也仁贍念非水道不可達誓傾家貲掘地為川以通江方庀工饿而天大雨水自墓旁近地湧出成川與江流接舟以得

達而窀穸之事遂矣既葬結廬墓側居六年有慈烏來巢共稱異焉於是江西觀察使路嗣恭列其孝行以聞大歷十年秋勅旌表其門閭仁贍後再調江州司戶又遷越州蕭山縣令卒于官年七十有三世因名其川曰孝子港橋曰孝感所居里門曰孝錫坊海昏至宋改建昌隸南康軍淳熙六年新安朱熹守南康首命有司依准勅令護其墓且遣使祭之其文曰熹假守茲土攷諸圖經以求此邦前賢潛德隱行之實於建昌得陳太中

大夫司馬暠從事中郎司馬延義以及熊君皆以孝德聞而熊君精誠所感獨致湧水成川之應私心竊敬仰焉乃復以其事請于朝有旨洊加旌表繼而嘉禾陸德輿來為守聞而嘆曰熊孝子事前守朱文公之所表章也吾其敢不成其志則大書有唐熊氏旌表門閭八字勤諸石俾縣令鄭伯承新作其里門厥後為守令者咸敬視之惟謹莫或能廢也孝子子孫相繼緜衍至于今十一世矣

太史氏曰余家烏傷縣縣人有顔氏者秦人也葢葬其親而躬土焉羣烏銜土來助烏吻皆傷故漢即其地縣且名之至唐又改名義烏表孝行也及余得建昌熊孝子事至慈烏來巢與吾顔氏事頗相類爲之於邑久之因竊嘆曰至哉孝乎一念之烈其感物固如是夫傳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信哉

明文衡卷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卷五十八

明　程敏政　編

傳

汪同傳　　趙汸

汪同字仲玉始名武同避叔父諱也其父德潤以子不育故禱于雷壇是夕夢神降雷作覺而同生身長瘦黑其先世多業儒同獨不肯事筆墨躝跟不檢束母夫人

葉氏恐其不成器輒自矜曰同兒成器乃與人異與羣
收戲為分隊立長教以坐作進退法曰吾為將帥則於
某處立營於某處置旗鼓羣收悉聽命見者異之十五
渡淮北行買馬交游諸軍校習騎射所有貲貨盡喪不
能歸過廬江縣鷺鷥橋問沽過貧道者與飲道者曰吾
能推命汝勿憂十年後當以武功顯冠幞頭騎善馬名
傳天下官二品慎保令終語訖出門即不見及歸所假
稱貸不能償父怒同曰兄為償之吾力耕以養父母不

累于凡凡叡儒者也信其言且曰勿詒父母憂償盈其數計錢二千四百二十緡終亦不事耕耨至正壬辰兵起蘄黄號紅巾破江饒閏三月二十一日陷婺源知州張士謙力禦不克被擒死江州鄉里遭焚掠逃竄無所乃推同爲首依山谷保聚捍禦之同分署部衆後乘五嶺前倚溪谷冦不敢犯凡叡走官軍所陳策以決進取平章薩木丹巴勒喜曰得子凡弟無憂矣癸巳三月薩木丹巴勒統軍自嚴復徽以元帥韓邦彦鎮撫咍家軍

復湖州廣德以會于徽三月同率衆破賊柵殲渠首開五嶺道路獻馘轅門於是特古勒德爾軍由回嶺進元帥埒克托音軍由亭子嶺進同先領兵直趨州城四月一日復婺源州提閫平章遣使賚白金盂色段新楮二萬券賞之署義兵千戶率義兵協輔官軍由浮梁界田迎合邦彥哈寥軍馬復饒郡四月十六日率先官兵由浣嶺迎會浮梁二十二日寇兵大至邦彥分隊逐敵大破之積尸滿野三戰乘勝前趨五月一日復饒州提閫平

章遣使責勞同爲餘干州同知叡爲浮梁州同知叡卽辭歸邦彥苦留之對曰叡本田家不閑軍旅遭寇荼毒忠憤激切以至此仰叨戰勝之威饒旣平定則婺源山中可以㞐安上養親下教子其素心也功名非所望弟同爲國吾當爲家耳秋冦再至時歲旱饑甚故饒之民競趨焉同從邦彥軍七月至十二月大小八十餘戰每先鋒破敵往往運鐵簡冒矢石出入賊中或出其後衆皆披靡無能當者由是同之勇鋭善戰無不稱服左丞

羅羅至饒首嘉勞之薩木丹巴勒曰同戰功多亦數危殆宜稍優之甲午正月委鎮圓溝八硐橋時饑饉之餘盜出沒掠人以食八硐橋驛道百餘里無人烟使人行商不敢過同設法招諭擇害人者殪其一二以警由是驛道無虞七月調守浮梁賊至輒敗去先是萬戸田汪保移鎮西管賊無所忌不意同至戰敗自相謂曰不料汪老子又來此同夜率壯士突賊營火之汪保憤已無功乃曰吾守西營同知自往守景德鎮汪保居西營未

逾月賊破西營擒之即據浮梁州同往復之請官鎮禦且辭病歸使者踵至同曰吾隨軍守饒身經百戰不敢僥朝廷官爵但士卒饑疲多亡潰吾亦病弗能堪矣時福通元帥鎮徽知同還家舉為府判乙未三月到郡四月往鎮祁門元帥馬國實信左右謗語同謝病還休寧七月宣州陷江東憲使周伯琦得脫賊庭來駐徽禮請同會元帥楊英軍復宣進遇苗軍帥楊旺扎勒欲拉同往杭同不行以病還婺源饒自平章薩木丹巴勒去後

朝廷以托克托阿勒呼木並為元帥分統薩木丹巴勒軍遇賊勠捕參政溫寧布軍鎮州城鎮撫哈密素以戰功不受約束由是軍不統一賊得乘隙而進官軍潰溫寧布軍還駐婺源以東帛玄纁起同知婺源州事賊已至境内諸軍無鬭志十二月同與賊戰于横槎巖坑還謂諸帥曰軍士宜并力為國除賊婺源不守又退往何地人無應者明日賊至城西同方給諸軍糧未甲即上馬出北門溪旁遇賊與鬭道狹劒戟弓矢皆莫能施賊

乘高下矢石同稍却馬失足墜荷池同躍出抜劍鬬且
卻賊還視不敢逼十二月之二十五日也因步追及溫
寧布軍于開化之翦溪身被數創溫寧布躬傅善藥埒
克托音解衣衣之畀所乘馬揚於衆曰汪知州膽勇才
略諸將孰能及之同駐開化之馬金募兵守險阨休寧
俞嵋集民兵據嶺南溪西之險以抗賊兵不能勝以其
從凡士英岳卿來告急同曰我軍士未集乏器械不可
往士英强之曰嵋於公爲懿親以公故據險抗賊以待

公一往兵氣自倍不往則鄉里之人旦夕齏粉矣同不
得已出白霽嶺應之丙申正月十三日也軍士糧乏嵋
請進兵同曰賊初至必衆我軍士未集芻糧器械皆無
進不成功徒禍鄉里此行不過為聲援耳十五日同退
駐馬金賊衆大至嵋走士英逃匿賊追獲殺之其子茂
逃從同為先鋒長叅政溫寧布以休寧縣尹起叡招諭
休寧婺源人人響應於是兵益集四月同分部署嚴隊
伍令汪德賢汪圭為左右翼器械稍備吳觀國吳止菩

葉宗茂汪周來從者衆而觀國宗茂即爲播弄握權之機矣叡心惡其姦貪邪媚不與同事四月十七日兵渡馬金嶺至羊棧巖賊來戰敗之至鳳林又敗之高梘渡又敗之二十三日復休寧五月二日復徽州會深渡官兵進駐徽城升府治中實授承直郎徽州路府判五日領兵復黟縣六日復祁門同毎先鋒破賊軍士乘鋭氣所向無前矣牒萬户朱文選守祁門還軍休寧道見有父子代牛耕者下馬撫問以牛與之遠近感悅叡方奏

二親開化温寧布遣使要叡至委集餘兵督守諸險阨以為同聲援其父謂叡曰婺源乃祖宗墳墓所在汝留意況汝弟左右持忠心者甚少叡於是招諭婺源遺同書刻日會兵中平五月十九日同軍渡五嶺二十日復婺源會合元帥達年等軍駐守二十五日還駐軍休寧升浙東道僉都元帥叡駐中平結集民兵以衛鄉里六月二十一日賊復來婺源守兵潰二十六日叡領兵與賊遇輒勝進復婺源升攝婺源知州分兵設策守饒境賊

不敢過會元帥達年特穆爾萬户王敬田松山軍來婺源不肯駐州治於河西寅坑口樹柵自固縱軍四出殺掠不已八月敵見諸軍不進自領兵破汪可梅田砦九月同領軍二萬餘衆破西坑充田鳳游山諸賊砦直抵浮梁州連與賊戰皆捷將乘勝往復饒城因多年二帥忌其成功要絶餉饋乃還軍欲與戰敵力止而和解之遂還休寧元帥劉玖來鎮徽貪暴為甚同征浮梁呉觀國以帥府都事攉府不以禮交玖又徇私專殺以造釁

端人以忠言告者皆為觀國所抑遏敵嘗言趙汸學高識逺可為師表事宜咨而後行汪幼鳳正直可為輔至是汸極以書言繼又面諭其故并幼鳳皆為觀國所短毁不聽用玖先以小恚收其梟將汪圭曹馬汪德賢殺之將以計取同同手殺其騎兵五人奪其馬擒其一人而語之曰縱汝還語劉元帥我與元帥俱為國家除强暴豈料肆貪暴之欲少不遂意即以計殺害忠良如必欲戰請元帥約日親陣吾不避勿為此盜賊見識玖知

同不陷其計曰吾不可留也還軍駐嚴趙小九元帥以私憤與玖戰玖敗走衢宋監司殺之十二月使者至升同為朝列大夫郡府治中兼浙東同知副都元帥郡帥巴爾斯請同俱守徽同至郡即議修城壘且曰近有強敵退無所歸宜完城為固守計有司皆憚其煩勞巴爾斯懦而無斷同曰決在元帥元帥世守此郡同亦生長此土不宜再為嚴陵客也巴爾斯應曰汪元帥且飲酒明日議之同曰國家大計豈可以酒廢議元帥如不欲

修城則元帥精兵皆在祁門宜令還駐郡同以所鎮休寧兵進守祁門庶亦兩便巴爾斯曰甚善同還休寧巴爾斯又聽左右言以祁門軍不可移而止同曰是豈可與同事丁酉三月鎮南王專使致書嘉勞江浙省平章强通薩木丹巴勒書問不絕五月丞相達實特穆爾以天子所賚酒賜同七月鄧院判由宣來取徽逾三日同日夜往攻之有備弗克而元帥特穆爾達年由婺源攻其後叡方以母憂家居吳觀國潛逃遂安李克魯本以

進士為帥府都事與同甚相得時留鄧軍中以書告曰元帥前後受敵計將安出幸至中途論心不必疑也同先以宗茂全善往克魯果於黄墩候之曰吾謂汪公必至乃疑我邪須面可言耳宗茂還言克魯候于黄墩元帥勿惜一行也至黄墩從者曰前途具饍候元帥數步即是過黄墩則壯士百數騎突出克魯曰主將請元帥相見同抽刃欲自刺克魯走抱止之曰天下豪傑自有人元帥平日以意氣相許與親見然後知之即馳馬偕

至郡鄧院判請往金陵遂見相國俾平婺源寅坑口營栅還居郡城戊戌從鄧取嚴還送妻孥往金陵居而已與院判鎮婺源築城治兵始戊戌十二月歲己亥冬告完為四門門各重簷複屋城上環樹楊柳官舍倉廪一新於是饒之德興浮梁皆來附儒賢并歸軍集食足分兵教戰名譽甚隆初吳觀國逃遂安依長鎗邢同僉邢自歸于婺州觀國叛邢以歸緣同族父周以請同欣然招之斂閒與同書曰觀國當危難則逃事有緒則來豈

可再令隳成業乎同得書笑曰寧人負我觀國再至日
言事艱厥成又福建以省參政致同江浙以樞密同僉
徠同庚子六月同領軍征饒駐太陽渡竟單騎潛往浙
丞相達實特穆爾奏為樞密同僉且曰虛此以待君有
日矣張太尉又以禮召至姑蘇同見張心不純潛追致
丞相達實特穆爾諸大臣於死乃往淮安與史左丞見
氣義殊洽與議中原事曰李察罕公忠足任往一見之
可也乃行見李公曰明公以身任天下之重宜廣攬英

傑為天子掃清寰宇建萬世不拔之基李公曰善相見恨晚曰吾中原事定平江南當自姑蘇始君遠來必朝見主上竭所欲言還則與君定約同朝京拜資善大夫淮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御筆襃寵曰江南忠義之士還江南見李公公曰張士誠非忠於國家者旦夕當聲罪致討君與史君宜協力焉同曰諾還淮安史適與張有隙亦委心於李未幾而李為賊降將田豐所害史曰不幸及此志不獲施宜要金陵兵往取姑蘇則不假我

謀可待中原事定尋為之計乃遣使授書往金陵使本姑蘇人至中途嘆曰吾寧往姑蘇為保妻子計張得其所通金陵書大怒出兵高郵張四平章與史素相得招與言事同曰往不可測也史曰將卒家留姑蘇必有所顧一也中原事如此後援未可恃二也金陵兵未即向太湖三也我輩姑待時可也未必便害我輩況四平章我昔嘗救解其危急宜不至此八月二十五日往會于高郵二十八日登舟九月二日達姑蘇士誠即拘同問

曰我待汝極厚何負於汝而反我邪同曰我之來以汝為元太尉忠於國家今汝既叛我豈得從汝反邪四平章力營救之且具酒饌為别同曰為語平章甚荷厚意吾能死忠不為無義生也但我死後諸公亦不能久於富貴耳十二日遇害臨刑顔色不少變方去高郵而朝廷以為榮禄大夫淮南省平章命下而同死矣傷哉其子澄隨母留金陵歲癸卯八月朱先生升為取之還鄉里

論曰昔雲長為曹操刺殺顔良於萬衆中以報徳而卒徃從昭烈者義氣之所存也昭烈為漢室之冑雄才大畧足以有為雲長不違昭烈義也卒死於戰謀不勝勇故也同出保鄉井立勲於國義聲昭著心之終始不變其初其勇而義與雲長類焉天理民彝不可泯於人心固如此視苟乎富貴者為何如哉

洛下遺民傳　　徐一夔

余游虎林蓋嘗登於伍大夫之山而望焉見夫山川廻

合城郭宏固邑屋鱗次嘆曰由宋涉元休養生息其盛
極矣自罹兵燹于兹二紀其殷庶之積視他郡縣猶盛
夫豈無瓌偉不羣之士雜處里閭而不自衒者安得見
之以寫我憂下至山址見有一士長七尺餘戴古冠巾
穿白練袍色如雪束黄絲絙齊曳地目瞳子炯然風約
踈髯灑灑可數行通衢中高視闊步世俗莫能測余甚
異之而未敢即也從其所之前遇高丘輒躡屩而上仰
而若吁俯而若思歌曰陟彼高丘兮面彼圻矣維谷則

崇兮陵則夷矣代有禪續兮罔測其徽矣彼淪以胥兮
而我則遺矣西山之人兮吾將從之歸矣莫測其所以
余揖而問之曰先生為誰瞪目熟視余久之徐曰我洛
下遺民也安用問我為余不敢詰謹識之他日見汝南
生以問焉生曰此吾故人程彦澤君也君葢河南先生
純公之後其大父嘗為言官至元大德之間以直道著
君少有氣節高自稱許欲樹立竒勲名恒自誦曰夫人
具性命道德之藴通天地萬物之情達禮樂刑政之用

充而大之使民與物不失其所是乃天職不然是自棄爾夫欲有為要必為天子輔相乃可此外不足盡力復自嘆曰嘻有命焉自古有志之士其不能致者蓋亦多矣縱能致之不如伊尹之於湯傅說之於高宗諸葛孔明之於蜀先主亦具臣爾然又自度上不繫於天下不繫於人而能有功德及人獨惟醫爾然我亦不喜為世俗醫僥倖射利必為神醫其立志如此其後游於五湖有葛先生者以醫鳴其術甚神先生已入疾死可立起

五湖間人稱爲神醫君聞而喜曰是真吾師也乃督紹介爲先容先生不許曰吾術不以與庸夫君弗爲沮一日躬執贄幣詣先生門下求見以刺通先生素傲睨不即出見稍攬衣起從户隙窺君見君神釆奕然曰非庸夫也是能昌吾道者遂出見盡以其術授君故君爲醫大類葛先生會天下大亂君擇地避曰虎林地大人衆易以浮没故來居焉方是時專制方面者多自官人有薦君者輒避去曰我何可污我何可污未幾今天子革

元命向之有官者不問仕輟悉就遣而君夷然如常時方自詑曰吾故民也吾故民也因本其所自出稱洛下遺民云汝南生陳君翰也嗚呼世有斯人哉吾恒記幼時讀詩見詩人敘述武王克商時事其稱有曰殷士膚敏祼將于京第曰帝王革命大率然爾不知其為悲也及夫運去物改親見其事始三復而悲之曰嗟乎士固有如此者今程彥澤氏當亂世在衆人中而不同於衆人卒能自全其道哆然以遺民稱若欲自附於古之賢

人者不其偉歟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誰毀誰譽今去孔子雖遠若遺民者亦其人也吾何言哉吾何言哉

乾隆御覽之寶

明文衡卷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衡卷五十九至六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魏高儼

明文衡卷五十九

明　程敏政　撰

傳

攖寧生傳　　朱右

攖寧生出滑伯後名壽字伯仁世為許襄城大家元初祖父官江南自許徙儀真而壽生焉性警敏習儒書於韓説先生日記千餘言操筆為文辭有思致尤長於樂

府京口王居中客醫儀真治方脈術有時名壽數往叩之居中曰醫祖黄帝岐伯其言佚不傳世傳者唯素問難經子其習之乎壽遂受之既終卷乃進請其師曰素問為説備矣篇次無緒不無錯簡愚將分藏象經度脈候病態攝生論治色脈鍼刺陰陽標本運氣彙萃凡十二類鈔而讀之難經又本素問靈樞之旨設難釋義其間榮衛部位藏府脈法與夫經絡腧穴辨之博矣而闕誤或多愚將本其旨義注而讀之何如居中曰甚矣子

之善學也善哉子學之得其道也子守師說者子識卓理融契悟前訓子過我矣他日以醫名世其子也耶自是壽學日進益叅考張仲景劉守真李明之三家而大同之攄其所得投之所向莫不中肯綮既又傳鍼法於東平高洞陽得其開闔流注方圓補瀉之道又究夫十二經走會屬絡流輸交别之要至若陰陽維蹻衝帶六脈雖皆有繫屬而唯督任二經則苞乎腹背而有專穴諸經滿而溢者此則受之宜與十二經並論乃取内經

骨空諸論及靈樞本輸篇所述經脈著十四經發揮三卷疏其本旨釋其名義通考隧穴六百四十有七而施治功以盡醫之神祕他如讀傷寒論鈔診家樞要痔瘻篇及聚諸書本草為醫韻皆有功後學故其行有治驗所至人爭延致以得攖寧生診視一決生死為無憾生無問貧富皆往治報不報弗較也遂知名吳楚間在淮南曰滑壽在吳曰伯仁氏在鄞越曰攖寧生云生年七十餘顏容如童行步輕捷飲酒無筭人有請雖祁寒暑

雨弗憚世多德之其治法往往竒中人間能言之故記者頗多其徒日采表著者成編以傳其在儀真御史中丞巴沁亦家焉其内人病艱於小溲中滿喘渴中丞公亦頗知醫投以瞿麥梔苓諸滑利藥而閟益甚召壽候其脉三部皆弦而濇壽曰經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所謂水出高源者也膻中之氣不化則水液不行病因於氣徒行水無益也法當治上焦乃製朱雀湯倍以枳桔煎用長流水一飲而溲再飲氣平

數服病已端君寶母六十餘亦病小溲閟若淋狀小腹脹口吻渴邀壽診其脉沉且濇曰此病在下焦血分陰火盛而水不足法當治血血與水同血有形而氣無形有形之疾當以有形法治之即以東垣家滋腎丸服之而瘉三寶康使仲子之妻台哈布哈尚書妹也病滯下晝夜五七十起後重下迫且娠九月衆醫率爲清暑散滯痛苦尤甚壽至診視曰須下去滯衆以娠不肯壽曰素問有云有故無損亦無損也動即正産乃以消滯導

氣丸藥進之得順利再進滯去繼以清暑利洩苦堅之劑病瘉而果孕不動足月乃産童氏婦年三十每經水將来三五日前臍下疠痛如刀刺狀寒熱交作下如黑豆汁既而水行因之無妊招壽診視之兩尺脈沉濇欲絶餘部皆弦急曰此由下焦寒溼邪氣搏於衝任衝為血海任主胞胎為婦人血室故經事將来邪與血争作疠痛寒氣生濁下如豆汁宜治下焦遂以辛散苦温理血藥為劑令先經期十日服之凡三次而邪去經調是

年有孕丘仲山女纔八歲病傷食煎煿內閟閟口乾脣舌燥黑腹痛不可忍或以剛燥丸藥利之而痛閟益甚壽遂以牽牛大黄清快藥為丸以伏其燥利而瘉天寧寺僧病發譫妄視人皆為鬼壽診其脈纍纍如薏苡子且喘且搏曰此得之陽明胃實素問云陽明主肉其經血氣並盛甚則棄衣升高踰垣妄罵壽以三化湯三四下復進以火劑乃脫然如故馬萬戶妻體肥而氣盛自以無子嘗多服煖宮藥積久火甚迫血上行為衄衄必數升餘面

赤脈燥疾神恍恍如癡醫者猶以治上盛下虛丹劑鎮墜之壽曰經云上者下之今血勢俱盛溢而上行法當下導奈何實實耶即與桃仁承氣湯三四下積瘀既去繼服既濟湯二十劑而瘉楊子縣吏陳某當臘月鼻衄至正月凡十三日始定其脈實而數治法與前證同蓋馬婦過服剛劑陳過食煎炙飲醇酒皆積熱所致也鄧千戶二婢子七八月間同患滯下壽至診視一婢脈鼓急大熱喘悶曰此必死一婢脈洪大而虛軟微熱而小

便利曰此可治即下之已而調以苦温苦堅之劑果一死一愈張佛兒暑月患中滿泄瀉小便赤四肢疲困不欲舉自汗微熱口渴且素羸瘠衆醫以虚勞將峻補之邀壽至診視六脈虚微曰此東垣所謂夏月中暑飲食勞倦法宜服清暑益氣湯投三劑而病如失記其在儀真時所治若是什無一二焉至正間趙璉守杭州以同里知壽具邀之與俱過嘉興汪澤民病怔忡善忘口澹舌燥多汗四肢疲軟發熱小便白而濁衆醫以内傷不

足擬進茸附趙彥博爭之未決因招伯仁至視其脈虛
大而數曰是由思慮過度厥陽之火為患耳夫君火以
名相火以位相火代君火行事者也相火一擾能為百病況
厥陽乎百端之起皆自心生越人云憂愁思慮則傷心汪君
平生志大心高所謀不遂抑鬱積火致內傷也然抱薪
救火望安奚能遂命服東垣補中益氣湯朱砂安神丸
空心則進小坎離丸月餘彥博抵書云汪之疾瘳矣尹
安卿妻妊五月病咳痰氣逆惡寒咽膈不利不嗜食者

浹旬拓伯仁診視其脉浮弦形體清羸伯仁曰此上受風寒也越人云形寒飲冷則傷肺投以辛温劑與之致津液開腠理散風寒而嗽自安矣既之錢塘館郡守第時出治病即瘉屬縣有不能治之證皆來就伯仁臨安沈君彰者病自汗如雨不少止面赤身熱口燥心煩舉來杭城舍客樓盛暑中帷幕周密自云至虚亡陽服朮附藥已數劑伯仁診其脉虚而洪數視其舌上胎黄曰前藥誤矣輕病重治醫者死之素問云必先歲氣無伐天

和术附之熱其可輕用以犯時令耶又云脈虚身熱得之傷暑暑家本多汗加以剛劑脈洪數則汗益甚悉令撤幕開牕初亦難之少頃漸覺清爽為製黃連人參白虎等湯三進而汗止大半諸證亦稍解既而兼以既濟湯渴則用氷水調天水散服七日而病悉去後遍身發瘍疹更服防風通聖散乃已其同縣陳元善病氣發則臍下築築漸上至心下嘔涌痛懣手足冷喉中淫淫而痒眉本疼痠目不欲視頭不欲舉神昏昏欲睡而不寐惡食

氣睪丸控引小便數而欠年未三十尫瘠若衰耄人劣劣不自持伯仁視其脈沉弦而澀曰是得之憂鬱憤怒寒溼風雨乘之爲肝疝也屬在厥陰故當脈所過處皆病焉厥陰肝也張從正云諸疝皆屬肝素問云肝欲散亟以辛散之遂取吳茱萸佐以姜桂及治氣引經藥兼製回練等丸每十日一温利之三月而病瘉俞彥良亦臨安人病嘔血或滿椀或盈盆盎且二三年其人平昔嗜市利不憚作勞中氣因之侵損伯仁視之且先與八

實散一二日服黃芩芍藥湯少有動作即急進犀角地黃湯加桃仁大黃稍間服抑氣寧神散有瘀用礞石丸其始脈芤大後脈漸平三日而瘉彥良遂以此法治他人皆驗宋可與妾暑月身冷自汗口乾煩燥欲臥泥水中伯仁診其脈浮而數沉之豁然虛散曰素問云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為陰盛隔陽得之飲食生冷坐臥風露煎真武湯冷飲之一進汗止再進煩燥去三進平復如初杭妓有患心疾狂歌痛哭裸裎妄罵問

之則瞪視默默其父母固邀伯仁診視脉沉堅而結曰得之憂憤沉鬱食與痰交積胸中涌之皆積痰裹血復與火劑清上膈數日如故既而左丞楊諤勒哲統苗兵守江浙民頗不安居會故舊陳性中王叔雨招乃挈家渡浙江往來鄞越居虞姚間最以人皆稱之曰攖寧生初叔雨寓錢塘病傷寒他醫至皆以為痓證當進附子持論未決其弟熈暘謁攖寧生曰舍兄病亟唯幾生忍坐視不救乎至切其脉兩手俱沉實而滑四末覺微清以

燈燭之徧體皆赤斑舌上胎黑而燥如芒刺身大熱神恍惚多譫妄語攖寧生曰此始以表不得解邪氣入裏裏熱極甚若投附必死乃以小柴胡劑益以知母石膏飲之終夕二進次日以大承氣湯下之調治兼旬乃安比來上虞熙暘館於魏氏一日乘盛暑肩輿入邑途中吐血數口亟還則吐甚胸鉅痛體熱頭眩病且殆或以為勞心焦思所致與茯苓補心湯生至診其脉洪而滑曰是大醉飽胃血壅遏為暑迫上行先與犀角地黄湯

繼以桃仁承氣湯去瘀血宿積後治暑即安陸用和病惡寒發熱頭體微痛苦嘔下泄五日矣其親亦知醫以小柴胡湯治之不解招櫻寧生診視脈弦而遲曰是在陰當温之為製真武湯其親争之强與人參竹葉湯進即泄甚脈且陷弱始亟以前劑服之連進四五劑乃效人始服櫻寧生之賢於人遠矣余子元病惡寒戰慄持捉不定兩手背冷汗浸淫雖厚衣熾火不能解櫻寧生即與真武湯凡用附六枚一日病者忽出人怪之病者曰

吾不惡寒即無事矣或以問攖寧生生曰其脈兩手皆沉微餘無表裏症此盖其體虛受寒亡陽之極也初皮表氣隧爲寒邪壅遏陽不得伸而然也是故血隧熱壅須用硝黄氣隧寒壅須用桂附陰陽之用不同者無形有形之異也魏士圭妻徐病寒爲疝自臍下上至心皆脹滿攻痛而脇痛尤甚嘔吐煩懣不進飲食攖寧生視之脈兩手沉結不調曰此由寒在下焦宜亟攻其下無攻其上爲灸章門氣海中脘服亖胡桂椒佐以蘹木諸

香茯苓青皮等十日一服溫利丸藥聚而散之也士圭守其法治之果效王宗祥之父年老病臍腹疠痛其里醫為溫中散寒率無驗宗祥固邀攖寧生往視脈兩尺摶堅而沉曰此大寒由外入也寒喜中下因為疝治宜在下加沉降之劑引入下焦數服尋瘉陳伯英病肺氣焦滿攖寧生視之曰病得之多欲善飲且殫營慮中積痰涎外受風邪發即喘渴痰咳不能自安為製清肺泄滿降火潤燥苦辛等劑服之既安衆詰之曰是出何方書

名何散飲生應之曰是為混沌湯聞者皆大笑曰混沌湯有用也潘子庸得感冒症已汗而愈數日復大發熱惡寒頭痛眩暈嘔吐卻食煩滿咳而多汗攖寧生診之脉兩手三部皆浮而緊曰在仲景法勞復證浮以汗解沉以下解令脉浮緊且證在表當汗衆以虛憊難之且圖温補生曰法當如是為作麻黃葛根湯三進更汗旋調數日乃瘉時淮南丞相方公分省四明聞攖寧生名禮致見之館穀留城中一日公壻戴穎仲以使事往奉

化雪中且進冷食病內外傷惡寒頭痛腹心痛而嘔診之脈沉且緊時伏而不見曰在法下利清穀當急救裏清便自調當急救表今所患內傷冷飲食外受寒沴清便自調救表裏急以桂枝湯力微遂為變法與四逆湯服之晬時服附子一兩明日則脈在肌肉唯緊自若外症已去內傷獨存乃以丸藥下去宿食後調中氣數日即安方惟益患消渴衆醫以為腎虛水竭陽不能上升合附子大丸服之既服渴甚舊有目疾兼作其人素豐

肥因是頓瘦損倉皇中名攖寧生視之生曰陰陽之道相為損益水不足則濟以水火不足則濟以火未聞水不足而以火濟之不焦則枯乃令屏去前藥更寒劑下之湯去火毒繼以苦寒清潤之劑竟月乃平復適方明禮寵姬新產受寒四肢逆冷脈沉弱亟令取向所製附子大丸三四粒餌之立效生曰不得於彼而得於此盖用有不同耳丘彥材平居苦胷中痞滿憒憒若怔忡狀頭目昏痛欲吐不吐忽忽善忘時一臂偏痺名攖寧生

視之當關以上脈溜而滑按之沉而有力攖寧生曰積飲滯痰横於胷膈盖得之厚味醇酒肥膩煎炙蓄熱而生溼溼聚而痰涎宿飲皆上甚也王冰云上甚不已吐而奪之法當吐俟春日開明如法治之以物撩咽中須臾大吐異色頑痰如膠飴者三四升一二日更吐之三四次則胸中洞爽平復矣龍君澤分院餘姚其室張暑月中病經事沉滯身寒熱自汗咳嗽有痰體瘦悴腹臍刺痛招攖寧生至診視脈弦數六至有餘生曰此二陽病

也素問云二陽之病發心脾女子得之則不月二陽陽明也陽明為金為燥化今其所以不月者因其所遭也陽明本為燥金適遭於暑暑火也以火鑠金則愈燥矣血者水類金為化源宜月事沉滯不來也他醫方為製歸茸桂附丸以溫經而未進生曰夫血得寒則止得溫則行得熱則搏搏則燥復加燥劑血益乾則病必甚亟令卻之更以當歸柴胡飲子為之清陽瀉火流溼潤燥三五進而經事通餘病皆除龍君曰微生幾為人所誤

矣宋無逸餘姚大儒也病瘖瘠損饘粥難下咽六十餘日殆甚攖寧生聞而往視之脈數兩關上尤弦疾以體瘠而神則完生曰是積熱居脾且滯於食飲法當下衆疑而難之藥再進而疾去其半復製甘露飲柴胡白虎等劑浹旬而起如故後四歲無逸客昌國病頭面腫赤妨於飲食或進以薑附攖寧生為製劑清上散火而瘉無逸曰嚮得清涼藥以濟危急否則誤於剛劑矣德之不忘嘗以語人云夏思忠病胸膈脹痛心怔忡嘔逆煩懣

不食情思悃悃不暫安目睆睆無所睹攖寧生視之六脈皆結澀不調無復參伍甚怪之既徐而察之其人機深憂思太過加之脾胃内傷積為痰涎鬱於上膈然也素問云思則氣結又云陰氣者静則神藏躁則消亡飲食自倍腸胃乃傷其是之謂乎為製袪順丸服之旋復平和思忠曰吾疾諸治罔效始以為天下無藥兹服生袪順丸乃知天下有藥矣金丙病韓自行邀攖寧生往視之脈數而散體寒熱咳血痰生曰此二陽病也在法

不治當以夏月死至立夏果死自行愀然曰攖寧生能知死必能知人生矣乎方德明七月內病發熱盛令其服小柴胡湯必二十六劑乃瘉如其言服之未盡二劑則升發太過多汗亡陽惡寒甚肉瞤筋惕乃固請攖寧生視脈微欲無即以真武湯進七八服稍有緒更服附子七八枚然後瘉夏子韶妻始病瘧當六七月他醫以為脾寒胃弱从服桂附後瘧雖退而積火燔熾致消穀善饑日數十飯猶不足終日端坐如常人第目昏不能

視足弱不能履腰胯困軟肌肉虚肥至初冬子韶謁攖寧生往候脉洪大而虚濡曰此痿症也長夏過服熱藥所致盖夏令溼當權剛劑太過火溼俱甚肺熱葉焦故兩足痿易而不為用也東垣有長夏溼熱成痿之法當以此治之食日益減目漸能視至冬末忽自起下榻行步如故其姪夏仲儒因拘留赴海積恐怖心常惕惕如畏人捕之狀攖寧生視之脉豁豁然虚大而浮體熱多汗曰此病得之從高墜下驚仆擊搏留滯惡血皆從中

風論終歸厥陰此海藏之說也蓋厥陰多血其化風木然也有形當從血論無形當從風論今仲儒之疾是走無形也從風家治之兼為化痰散結佐以鐵粉朱砂丸
良齋鄭高卿母倪病瘧寒熱嘔涌中滿而痛下痢不食年五十餘殊困頓他醫為清脾氣理中脘不效邀攖寧生視脈沉而遲生曰是積暑與食伏痰在中當下之或曰人疲倦若是且下痢不食烏可下方擬進參附生曰脈雖沉遲按之有力雖痢而後重下迫不下則積不能

去病必不已具母弟倪仲權獨是之乃以消滯丸藥微得通利即少快明日復加數服之宿積腸垢盡去向午即思食旋以薑橘參苓淡滲和平飲子調之旬餘乃復王敬仲母病反胃每隔夜食飲至明日中昃皆出不消化他醫以暖胃之藥悉試之罔效敬中詣攖寧生言且固請往視脈在肌肉之下甚微而弱生揆衆醫用藥無逺於病何至不效心歉然未決一日讀東垣書謂吐有三證氣積寒也上焦吐者從於氣中焦從於積下焦從於

寒其脉沉而遲朝食莫吐莫食朝吐小溲利大便秘為下焦吐也法當通其秘温其寒氣復以中焦藥和之生得此說而喜起嘆曰其合於王毋之證歟但王毋大便不秘遂再往視專治下焦散寒以茱萸茴香為君丁桂半夏為佐服至二三十劑而飲食晏然生曰經不云乎寒淫所勝平以辛熱其是之謂歟俞徳明嘗病傷寒經汗下病既去而人虛背獨惡寒脉微細如線湯熨不應攖寧生乃以理中湯劑加姜桂藿附大作服外以蓽撥

良薑吳椒桂椒諸品大辛熱為末和薑糊為膏厚傅滿背以紙覆之稍乾即易如是半月竟平復不寒矣此尤治法之變者也顧機仲病傷寒後勞復發熱自汗經七日或以為病後勞將復補之攖寧生曰不然勞復為病脈浮以汗解奚補為以小柴胡湯三進再汗而瘉胡茂林子婦魏仲彬妹也新產二日惡路不行臍腹痛頭疼身寒熱當隆冬時衆醫皆以為感寒溫以大附益大熱手足搐搦語譫目擴仲彬固邀生往診脈弦而洪數面

赤目閉語喃喃不可辨舌黑如炲燥無津潤胸腹按之不勝手益燥劑摶其血內熱而風生血蓄而為痛也生曰此產後熱入血室因而生風即先為清熱降火治風凉血兩服頗爽繼以琥珀牛黃等稍解人事後以張從正三和散行血破瘀三四服惡露大下如初時產已十日矣於是諸證悉平方明禮內人盛暑病洞泄厥逆惡寒胃脘當心而痛自腹引脇轉為滯下嘔噦不食人以中暑霍亂療之益劇攖寧生診其脈三部俱微短沉弱

不應呼吸曰此陰寒極矣不亟溫之則無生理内經雖曰用熱遠熱又曰有假其氣則無禁也於是以薑附溫劑三四進間以丹藥脉稍有力厥逆漸退更服薑附七日衆證悉去遂以丸藥除其滯下而臟腑自安矣生之活人率類此然頗有不盡述者生嘗語其徒曰予在儀真時聞友人王德全言江西有醫士曰黄子厚為術精詣其治往往出人意表有富家子年十七八病徧體肌肉拆裂名子厚治子厚偕門生四五輩往診視各以所

見陳論皆未當子厚乃屏人詰病者曰童幼時曽近女色犯天真乎曰當十三四曽近之已子厚曰得其說矣褚澄云精未通而御女則四體有不滿之處後日有難狀之疾在法為不可療後果惡汁淋漉痛楚而死又鄰郡一富翁病泄瀉彌年禮致子厚診療浹旬莫效子厚曰予未得其說求歸一日讀易至乾卦天行健朱子有曰天之氣運轉不息故閣得地在中間如人弄椀珠只運動不住故在空中不墜少有息則墜矣因悟向者富

翁之病乃氣不能舉為下脫也又作穿持水滴吸水初以大指按滴上竅則水滿筒放其按則水下流無餘乃豁然悟曰吾可治翁證矣即治裝往翁家驚喜至即為治艾灸百會穴未及四十創泄瀉良巳因教以前灸即愈子厚在至治天歷間術甚行虞文靖公嘗有贈醫士黄子厚詩云史右曰予幼喜業醫遇醫士輒近之覩其治往往誤藥死若以試其術然予懼陰殺人而莫之罪必不逭於天刑遂棄不復習襄城㯳寧生壽能活人

反掌間而竒驗若此時人為之語曰世以人試術生以術活人其相去奚啻千萬予聞盧扁曰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倉意曰吾以脈法治之而瘉生其有得於二子者歟

唐珏傳　　張孟兼

唐珏字玉潛會稽人也少孤能力學以明經教授鄉里子弟而養其母至元戊寅西僧嘉木揚喇勒智利宋攢宫金玉故為妖言惑主聽發之珏獨懷痛忿乃貨家具

行資得白金若干為酒食陰名諸惡少享於家衆皆驚駭前請曰平日且不敢見令名我飲食過禮不審欲何為雖死不避玨因泣數行下謂之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寢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為號自思陵以下欲隨號收殯之衆皆諾中一人曰此固義事也然令無有知者恐萬一事露禍不測不得終志奈何玨曰吾已籌之矣要當易以他骨焉衆如玨言夜往收貯遺骸瘞蘭亭山後上種冬青樹為識約明日復來會出金

帛為人人壽戒勿泄也僧又易宋內為諸浮圖乃裒陵骨襍馬牛枯骼築白塔號曰鎮南以為陵骨已鎮而不知真之他存也亡何汴人袁俊為越治中招珏為子師間問曰吾聞越有唐姓葬宋諸陵骨豈君耶坐有指珏者俊大奇之手加額曰先生義士哉豫讓不及也竊聞高義之日久矣不意得與先生處因詢珏以故甚貧俊亟為買田宅居之先是珏臥病一夕夢吏持文來名曰帝名君逮之行至見宮闕邃麗一人冕旒中坐旁一

人延上殿又數黃衣進揖珏曰賴收遺骸無以報俄曰

第報良田二頃有妻孥以養乃復揖及闕翻然而覺亦

莫省謂何已而會俊料理事如夢中始悟夢中見也有

謝翺者文丞相客也與珏友善嘗感珏事為作冬青樹

引語甚悽苦時讀者莫不灑泣翺字臯羽閩人亦奇士

傳者曰余讀晉世家知趙氏有後矣非程嬰公孫杵臼

而莫存其孤今十七廟不食而暴骸之難獨珏能瘞之

甚義乎哉嗚呼珏一布衣爾葢其義視程公孫何媿哉

千載而下有國士之風者非珏誰歟吾所以傳之毋亦使其無傳焉

鄭烈婦傳

宋濂

烈婦姓石氏金華人諱勝字文素敏慧而勤柔順而婉嫁為浦江義門鄭洪妻鄭氏以禮法齊家石氏奉尊能敬事夫盡禮處衆以和上下咸悦而安之洪性聰敏受業太史宋公通尚書要旨識見明達臨事機變國朝開基建業令曹國李公分鎮嚴陵辟洪參謀軍事陳善效

忠甚見禮重从之用薦者入朝為引禮郎轉江西行省照磨有能聲秩滿改内藏庫提點未幾同官有坐法者以辭累洪竟死於獄石氏從處官寓悲號痛哭若不欲生吏議當配石氏仰天慟曰生為鄭氏婦死則為其鬼耳吾夫已亡豈使汙其身以玷旌門乎遂絶粒不食鄰媪强以糜粥不聽如是者八日求其死而弗得引繩自絶公卿朝士聞者皆稱為烈婦事聞皇上嘉歎曰此真義門婦矣濂承乏國史既登載其事復著為家傳而歸

之鄭氏云

史官曰余居金華熟聞鄭氏孝義之著禮法之盛今觀石氏操行皎如白日可謂難能者矣雖其染濡家訓亦天性然也稱為烈婦不亦宜哉使其守志不堅苟幸以偷生其於旌門寧不有玷乎令蒙玉音之嘉美公卿之稱譽則其門益有光矣庸表而出之以勵風俗云

豐本傳

唐 肅

豐本盖古仙人也一號从睎先生相傳伊耆氏之世碉

居學道得不死術後出仕於周其為醢人屬與昌氏菁氏茆氏共掌俎豆凡祭祀燕饗王及后世子之内羞咸取給焉故周公天官書列其職戴氏禮記載其名豳七月詩亦歌其仲春薦廟事周亡不知所之或云隱畦町間與農圃者伍人多怪之或執而髡其首或戕其支體尋復生完衆始知先生為仙人也漢時與處士郭林宗友林宗館於家客至輒命與同食晉衛尉石崇豪侈擅一世知先生賢咄嗟召之先生亦不拒往就然策崇必

敗曰不去將累我我固不憂為彼累也遂逸去南齊侍中庾杲之家貧好清士每延先生共飯人皆曰庾郎得豐本為不貧矣唐隱者衛賓與拾遺杜甫善甫嘗過賓宿先生亦冒雨至相與酣飲甚適甫有詩美之載甫集中先生貌蒼古緑髮白趾常被翠羽衣所棲止人望之恒有氣鬱葱然即之咀嚼其言論有至味令人灑然忘俗壽莫知其幾也今游會稽巖壑中時時過山人韓氏亭上吟翁鍊士多見之者云

野史氏曰列仙傳不載豐本失矣其所載亦未有壽如豐本至今尚存者莊生言古之大椿以八千歲為一春物且壽若是矧仙乎豐本仕於周間出於漢晉齊唐所與皆有德者獨齊奴否耳然左慈見曹孟德頗類蓋和光同塵玩世不羈仙之常也今在越不之他獨之韓氏韓亦郭庾杜衛之流歟

明文衡卷五十九